

乐建华：薪火相传汉调情

王晓云

常听戏曲里有这样一段唱词：“一通鼓，战饭造；二通鼓，紧战袍；三通鼓，刀出鞘；四通鼓，把兵交……”汉调二黄中，也常有如此铿锵的唱段。若您恰在安康某处汉调二黄的戏台下，不仅能目睹台上激烈非凡的古战场场面，更能被那激越的鼓声直击心灵。而当你不自觉循声望去，便常会看见乐建华的身影。

乐建华是陕西省汉调二黄剧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曾是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资深打击乐演奏师。虽已退休多年，他依然坚守在汉调二黄这一古老剧种的舞台一侧，以挚爱的鼓与锣，构筑起汉调二黄绚烂多彩的世界。

少年入戏校，初闻汉调声

1944 年，乐建华出生于白河县，在那里度过快乐的童年后，于 1954 年随父亲工作调动迁至紫阳县。彼时的紫阳县城，与白河相似，偎在汉水之滨，有古老的河街、参差的石阶，还有偶尔放映的电影。1950 年成立的紫阳县文化宣传队和 1956 年建立的紫阳县汉剧团，为小城注入了浓厚的文艺气息。尤其是唱戏之时万人空巷，人们挤在临时搭起的舞台前，看那戏中的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，还有新编的历史剧。

1959 年，乐建华在紫阳县城关小学读六年级。一天清晨，几位气质不凡的老师来到学校。原来，陕西省戏曲学校于 1957 年创办，初设同州梆子班和京剧班，至 1959 年又增设汉调二黄班和道情班。汉调二黄在陕南流传甚广，早在清嘉庆、道光年间，紫阳县高坪镇的杨履泰、杨金年父子便举家办起二黄戏班，广收门徒，使这一剧种在此地扎根深远。

经过几轮选拔，外表清秀、机灵聪颖的乐建华被选中。老师问他：“愿不愿意去西安上学？”他欣喜应道：“愿意。”那时的他，尚未明了自己前途如何，却意外获

得一条出路，内心满是兴奋。当时该校共五名学员被录取，他们一同坐上火车奔赴西安。

寒暑苦练功，鼓乐启新程

彼时，年纪尚小的乐建华，并未觉得生活有多难适应。冬冷夏热，仿佛都不值一提，但实际上条件非常艰苦，集体宿舍的床上臭虫横行，更常常吃不饱饭，饮食缺少油肉，副食稀缺，每月定量约 17.5 公斤粮，早晚各二两，中午四两。1959 至 1961 年，正值三年自然灾害，粮食极度短缺。饿得厉害时，乐建华会和同学去护城河边挖野菜，或到收过红薯的地里寻些残根充饥。

进入陕西省戏曲学校后，根据行当需要和个人条件，乐建华被分配学习戏曲打击乐。初次接触各式乐器，他满怀好奇，戏曲打击乐含板鼓、大锣、小锣、战鼓、堂鼓、木鱼等，凡用手击打发声的，皆属此类。班主任张老师将乐建华领到一位老师面前说：“这娃就跟你学了。”这便是他初见启蒙老师邵子福时的场景。邵老师是户县（今鄠邑区）人，见乐建华年纪小、离家远又听话，对他格外照顾，有时还从家中带吃的给他补营养。多年以后，乐建华仍旧感念师恩，邵老师在世时，他常远赴鄠邑区探望。

戏校同期也有几位学打击乐的同学。别人七点起床、八点早餐后训练，乐建华却总想多学一些，对这个此前毫无音乐基础的少年来说，要想快速进步并非易事。他自定作息，每晚 22 时睡，常提前一小时起床练功。为不扰人清梦，他摸黑穿过院子，到一栋旧楼里独自练习，他暗暗立愿，一定要学成，做事就要做好，不能落后。1962 年，乐建华荣获陕西省戏曲学校司鼓考核一等奖。

风雨四十载，锣鼓伴生平

1965 年，因政策变动，古典戏被迫“封箱”，原定省戏校在西安成立汉剧团的计划生变，办学经费也遇困。于是学校将各班疏散，汉剧班 75 人中的一部分被分往安康汉剧团，2010 年更名为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。成立于 1956 年的安康汉剧团原本有 80 人左右，一个县级剧团难以容纳这么多新成员，于是部分人员转岗安置，最终 30 多位省戏校汉剧班学员作为新鲜血液加入，为历史悠久的安康汉剧团注入新的活力。

省戏校汉剧班来安康的共 30 多人。学汉调二黄打击乐并分配至剧团工作的，有乐建华和关汝昌，加上原有韩光启和张玉来两位老师傅，100 多人的汉剧团共有四位打击乐人员。后关汝昌调回西安，韩光启调往汉滨区文化馆，团内打击



乐建华

乐岗位只剩乐建华与张玉来。2005 年，张玉来病逝，老一辈中仅余乐建华一人。

专业岗位的重要与稀缺，让乐建华始终兢兢业业、坚守不息，多年来他几乎全年无休。妻子常年受胰腺炎困扰，身体虚弱，乐建华既要全心工作，又需照顾家庭。他如陀螺般奔走于两点一线，在平凡的舞台上，为观众带来艺术的享受。

在剧团近 40 年，乐建华熟练驾驭西皮、二黄等各类唱腔曲牌，创新表演锣鼓打法，司鼓伴奏的传统、移植及新创剧目达 10 余本，多次获省、市级奖项。参与伴奏的《马大怪传奇》获省级金奖，并进京参加中国戏剧节演出。

在职期间，他还兼任乐队队长、行政办公室主任等职，被上级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。

退休亦传艺，余热生光辉

2004 年，乐建华光荣退休，但因汉剧团演出场次多、人员分散，退休后他仍常回团帮忙。刚退休不久，便应邀排演新编汉剧《赵成卖身》，赴西安演出。2006 年，再受汉剧团之邀，为原兴安职中“汉调二黄班”新排《挡马》，赴西安参加少儿组演出。2007 年，汉剧团赴汉阴参加“三月三物资交流大会”，聘乐建华司鼓伴奏。

退休后，为传承汉调二黄，乐建华还参与组建“汉调之光”业余演出团。20 余年来，他先后加入“群艺剧社”“汉调二黄演出团”“高新演出团”等四个业余团体的排练演出，排演《斩秦英》《三娘教子》《清风亭》《彩楼配》《大登殿》等传统剧目数十本，培养了一批业余演员与伴奏员，并为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打击乐学员传授技艺。

如今乐建华已 81 岁，仍有几个汉调二黄民间社团邀他协助演出。这些团队多由原剧团同事组建，报酬微薄，全靠一腔热爱与公益之心支撑。

一方剧种区别于其他，关键在于声腔。打击乐是汉调二黄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不让传统技艺失传，也为爱好者提供便利，2016 年，乐建华主持编写《汉调二黄打击乐选编》，详细说明舞台常用锣鼓的技法与注意事项。该书于 2017 年出版，并录制全套视频。

一生献锣鼓，赤心为传承

乐建华一生热爱汉调二黄打击乐，满怀激情与奉献。年轻时不曾察觉，直到年岁渐长，他才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这份职业的深爱。

有一次，他连续演奏一星期，伤了腿，演奏时未觉异样，结束后却膝痛难忍。打击乐有些需放在腿上演奏，膝盖长期受力，虽有些乐器可架起，但部分仍需倚腿。回家后，他发现腿肿且淤血严重，医生抽淤后稍好，半小时血又渗出，经全面检查，确诊是因长期击打导致腿部毛细血管破裂，持续渗血，对症治疗半年，腿伤才终于痊愈。

2019 年，经各方推荐与安康市群众艺术馆申报，乐建华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汉调二黄表演艺术代表性传承人。每年有点微薄补贴，但更多是责任，作为传承人，他觉得自己已有义务将汉调二黄打击乐传承下去。

2025 年春，81 岁的乐建华虽身体不如以往，仍热心参与传帮带工作。他应市群众艺术馆及汉调二黄研究院之邀，在培训部开办“汉调二黄打击乐培训班”，学员络绎不绝。乐建华坦言：“虽然忙碌，但很快乐。”从事一生，他深爱这个行业，演出汉调二黄戏，离不开打击乐，无打击乐，难成气势。在省戏校，打击乐他苦学三年，实习演出又三年，六年磨砺，加之终身实践与领悟，那种对艺术的领悟，他愿传递给更多热爱表演的人。

乐建华是无数戏曲工作者中的一员，他的岗位或许平凡，却至关重要。每当丰赡华丽的汉调二黄音乐响起，便仿佛看见这位清瘦老人孜孜不倦的身影，以一生的时光，为万千观众带来愉悦与欢笑。



从浮沫到深流

陈新宽

当文字失去重量，我们是否还能听见时代的脉动？这这不仅是一个叩心之问，更是一个关乎思想扎根、心灵对话的文化命题。从浮沫到深流，重塑文风是一场让文字重获生命厚度的旅程——其终点，是镌刻在时代肌理上永不随波的文化印记。

浮沫喧嚣：现代文风的迷障

在自媒体时代，文字的海洋喧嚣纷扰，犹如无根的浮萍。文风的弊端如藤蔓般缠绕，在体制内、学术界、民间和网络中多重显现。

街头巷尾，文字沦为最直接的叫卖。巨幅广告牌上，“至尊贵华”“全球疯抢”等标语如同浮夸的妆容，堆砌着空洞的欲望，恰如买椟还珠，华美包装之下却失去了真意。某些学术文本陷入术语迷宫，简单道理被“分析方法”“文本解读”等格式束缚，变得晦涩难懂，成了鲁迅所批评的障眼法，以知识的傲慢筑起高墙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
在智能化时代，文字的“机器味”越来越浓。如某些 AI 写作，起初以华丽辞藻吸引眼球，却很快暴露出对固定范式的机械执着。文字如流水线上的瓷器，整齐完美却缺乏温度，丢失了生活气息。当写作变成流水作业，真情实感必然遭到稀释。

网络空间更是浮沫的重灾区。标题党以“惊爆”横行，内容却注水陈旧；短视频文案追求“三秒抓住眼球”，论文摘要必须突出创新点。这种效率至上主义正扼杀思维的沉淀过程。茅盾文学奖得主张平在散文集《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》中痛陈：当写作沦为“无话也要发话”的职业化操作，文字便成了情感注水的赝品。此类浮夸、晦涩与机械，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困境，文字与心灵、与现实生活的深度关联已然断裂。

溯流寻源：失重文字的病灶

文风浮靡犹如积弊，其病根源自时代土壤的三重病灶。功利驱动导致敬畏丧失，敬畏丧失加剧思想贫血，思想贫血外化为功利化倾向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首推功利主义的侵蚀。在速度至上与流量经济的裹挟下，文字沦为纯粹工具。广告文案追求转化率，网络文字博取点击量，学术发表拼抢数量与速度。当“有用”（短期变现）、“有效”（快速传播）、“有利”（指标达成）成为金科玉律，文字的尊严与思想的深度便成了可牺牲的成本，催生文字的“瘦身”与“速朽”。高校“非升即走”制度下，有青年教师坦言：“必须先保证 C 刊数量，才能考虑写作质量”。这直接导致“学术垃圾”泛滥，文风持续恶化。

其次，敬畏之心的缺失。古时纸贵，惜字如金，因文字承载大道、传承文明。孔子删述六经，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字字千钧；太史公著《史记》，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字字泣血，此乃文风沉实的基石。而今，复制粘贴之便、发表门槛之低，使文字生产空前廉价。写作失去“如履薄冰”的慎重，语言失去应有的庄重，轻浮之风随之而来。远离经典滋养、忽视汉语本真之美，更使表达失去方向与深度。

再者，思想贫血与生活疏离。文风的苍白，常源于思想的贫瘠与生活的隔膜。青年作家程青在《凤舞》中警示：若写作者如矿工不深耕生活矿脉，文字终成无根浮萍。当下许多作品沉溺于“小生活半径”，聚焦情感创伤或职场焦虑，缺乏对时代症候的洞察。白居易作诗必求“老妪能解”，因其力量源自《卖炭翁》般对民间疾苦的血泪凝视；鲁迅杂文如投枪匕首，因其锋芒来自对国民灵魂的冷峻剖析。当写作者困于书斋或沉溺虚拟，文字便如无根之木，纵有繁花亦是违构。

深流归处：重铸文风的路径

改文风不仅是浅尝辄止，更是一次回归本源的探索，一场灵魂的自我救赎。重铸文风需构建四维支撑：以真诚为根基，以生活为土壤，以思想为支柱，以语言为外衣。这既是返璞归真的过程，更是面向未来的建设。

首先，重拾“真诚”，回归“本心”。巴金《随想录》振聋发聩，力量全在“讲真话”三字。贾平凹散文中“邻居二叔没了牙齿的一笑”，寥寥数笔而乡土气息



扑面，正因那“很真，很生动”的生命质感。改文风须卸下媚俗谄笑、学术伪装，故作高深之伪装，如面对故友执手而谈。记者范长江撰写的《中国的西北角》以平实笔触记录西北见闻，真诚关怀跃然纸上；汪曾祺谈吃、谈学、谈草木，恬淡平和间皆是温热的生活本味。唯有赤诚袒露，方能穿透隔阂，直抵人心。

其次，扎根沃土，接通“地气”。2025 年文学好书榜入选作品《文起京华》中，孙睿《四轮学区房》将家长焦虑化为“房车停校门”的黑色幽默，马小淘《春天果然短暂》借“两个鸡腿离婚案”剖解婚姻真相……这些“直击痛点”的书写因扎根市井烟火而锋利如刀。记者须深入田间车间捕捉时代脉动，学者需将理论置于现实熔炉中锤炼，作家更要长久“泡”在生活海洋中呼吸其气息。唯此，文字方得泥土厚重与生命温度。

再次，锤炼“思想”，追求“深刻”。文风之健在于思想之骨。张平在《老百姓让你心惊肉跳》中剖析底层冲突，直指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根源；程青写《凤舞》中女孩舔食冰激淋包装纸——“纸也是甜的”一语道尽卑微者对温饱的渴求，人性深度令人战栗。深刻并非晦涩的代名词，而是对本质的洞察与穿透。要摒弃空谈与概念搬运，以陈寅恪倡导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为指引，用独立思考锻造文字的血脉，抵御时代的洪流。

最后，保持对语言的敬畏，崇尚精粹。近年中央大力推行“短实新”文风，规定“文件一般不超 5000 字”“讲话不超 1 小时”，正是对浮夸文风的制度性纠偏。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以诚恳克制的话语叩问生命困境，平实中蕴含惊心动魄之力；阿城《棋王》以极简白描刻画人物风骨，寥寥数笔而神形毕现。当效古人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的推敲精神，承继“五四”先贤对清新朴实的追求，去除浮夸修饰与冗余套话，让文字回归本真与清晰。

好的文风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，而是在真诚的表达需求与恰当的语言形式之间不断调试、自然形成的。当浮华褪去，那些扎根泥土的文字终将在时间河流中沉淀为思想的结晶。它们不随波，不逐流，以清澈见底的真诚与坚定不移的深刻，标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。

本报讯（记者 刘渊）近日，由安康市群众艺术馆等单位联合推出的《汉水清音》专辑，遴选了 10 首经典陕南民歌，并邀请对应县区的优秀歌手进行演绎。该项目注重人才培养与文旅融合，通过音乐艺术展现安康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：云雾缭绕的青山、碧波荡漾的汉江、古朴宁静的村落、醇厚善良的民风、悠然自得的生活图景，与歌声交相辉映，为听众营造出一场融合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的视听体验。专辑旨在引领大众走进陕南民歌绚烂多彩的艺术世界，感受其跨越千年仍熠熠生辉的文化魅力。

为加强对陕南民歌的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，《安康市陕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》于今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。这一条例的出台，为陕南民歌的文化资源保护、传承机制建设以及创新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，进一步拓展了其当代发展空间。

陕南民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源远流长，底蕴深厚。早在三千多年前，陕南地区已有民歌传唱，《诗经》中的《周南》《召南》所收录的 25 首歌词，便是其早期艺术形态的重要体现。陕南民歌体裁多样、题材丰富，旋律优美流畅，歌词意蕴深远，音调朗朗上口，情感表达真挚热烈。在历史长河中，它融合了巴蜀文化、荆楚文化、秦汉文化等多重元素，兼具音乐性、文学性、哲理性与通俗性，其独特的格律、方言声韵和声腔体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研究意义。

01 / 哟起号子走汉江	02 / 我热恋的汉江
03 / 汉水游女	04 / 姐儿下河洗蒜苔
05 / 山歌不唱不开怀	06 / 汉江船夫曲
07 / 兰花花	08 / 汉江渔歌
09 / 草帽子盖满天	10 / 徒哥不识听山歌

本刊将这 10 首歌曲集中呈现，以供读者欣赏与传习。扫描歌曲二维码即可观看视频。

《汉水清音》陕南民歌专辑发布